

关于数字金融对实体经济的影响研究的文献综述

石乘齐 何红霞

陕西科技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DOI:10.32629/ej.v8i11.3126

[摘要] 数字金融已成为金融业转型升级的重点方向和发展趋势。根据现有相关文献的整理,数字金融主要可以概括为将金融与数字技术有机融合的一种新型金融业态服务,主要通过北大数字金融普惠指数测度。数字金融具有收敛性和聚集性的特征,可以改善一定范围内的发展不平衡,从更宏观层面看,数字金融具有地理限制。现有研究主要集中在数字金融对实体经济的影响机制、路径及关系。总的来说,数字金融助力实体经济发展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关键词] 数字金融; 实体经济; 空间特征; 脱虚向实

中图分类号: F8 **文献标识码:** A

Literature Review on the Impact of Digital Finance on the Real Economy

Chengqi Shi Hongxia He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Shaanxi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bstract] Digital finance has become a key direction and development trend in the transformation and upgrading of the financial industry. Based on a review of existing literature, digital finance can be primarily summarized as a new type of financial service that organically integrates finance with digital technology, mainly measured by the Peking University Digital Financial Inclusion Index. Digital finance exhibits characteristics of convergence and agglomeration, which can help mitigate development imbalances within a certain scope. From a broader perspective, digital finance is subject to geographical constraints. Existing research primarily focuses on the mechanisms, pathways, and relationships through which digital finance impacts the real economy. Overall, digital finance has a significantly positive effect on promoting the development of the real economy.

[Key words] digital Finance; real Economy; spatial Characteristics; shifting from Virtual to Real

引言

数据显示,2023年中国数字金融市场规模已达到41.7万亿元人民币,占全球数字金融市场规模的15.6%,位居全球第一。数字金融用户规模达到9.6亿人,占总人口的68.6%,显示出数字金融在中国的普及程度已达到较高水平。

数字金融已成为金融业转型升级的重点方向和发展趋势(边万莉,2024)^[1]。因此,政府出台了多项政策支持数字金融的发展。如:2024年11月27日,央行等七部门联合印发《推动数字金融高质量发展行动方案》,坚持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根本宗旨,为我国数字金融的发展提供了具体指引。此外,国家数据局等十七部门联合印发《“数据要素×”三年行动计划(2024-2026年)》,旨在提升金融服务水平,支持金融机构不同领域的数据融合应用,加强主体识别,发挥金融科技和数据要素的驱动作用。

实体经济直接参与生产和流通,是创造物质财富和提供就业机会的主要领域。它的发展直接推动GDP增长,是国民经济增长的

主要动力。其次,实体经济是科技创新的主要应用领域。新技术、新产品往往首先在实体经济中得到应用和推广,从而推动整个社会的技术进步和产业升级。此外,实体经济通过生产和交换活动,不断积累社会财富,为国家的发展和人民的福祉提供物质基础。因此,实体经济对于国家和个体来说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

数字金融对实体经济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它不仅能够提升金融服务效率,促进资金均衡配置,还能够支持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增强经济的抗风险能力,是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力量。

数字金融通过整合企业的信息流、现金流等信贷特征,缓解信贷市场的市场失灵问题,降低金融服务的门槛,使得被传统金融机构排除在外的市场主体能够更加便捷地获取金融服务。政府将数字金融作为未来发展的重点之一,通过政策推动数据要素和数字技术深度融合,强化数字金融支持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能力,为数字金融助力实体经济提供重要保障。

1 关于数字金融的研究

1.1 数字金融概念界定

数字金融的概念最早可以追溯到1972年,由Bettinger提出“金融科技”概念,用来指银行的专业知识、现代管理科学和计算机技术的结合^[2]。世界银行在2020年发布的《数字金融服务报告》界定了数字金融的内涵,认为数字金融是一种主要依靠数字技术为消费者提供的金融服务。进一步来讲,数字金融是金融与科技在基因层面上进行深度融合的产物(郑强和胡明茜,2020)^[3],具体来说,是一种区别于传统金融、将金融与数字技术有机融合的新型金融业态,是传统金融机构和互联网公司利用数字技术实现新一代金融业务的模式(马春阳,2024)^[4]。

数字金融相比于传统金融具有低成本、高速度、高透明性、更便利和更安全的特点,能够补足传统金融存在的短板,提供了更加丰富多样的融资工具,同时通过大数据等技术引导金融要素跨时空配置,提高了资源流通效率(唐松等,2020)^[5]。其次,数字金融还创造了新的金融工具或组织,并降低了交易门槛、增加了交易的便捷性,增强了虚拟资本的资金吸附能力,而在这过程中,数据及其价值应用是数字金融发展的核心竞争力(王定祥和胡小英,2023)^[6]。除数据外,数字金融还通过与颠覆式技术的创新的交互作用正向促进了经济双循环,这说明了技术也是数字金融的一大核心竞争力(张雪琳,2024)^[7]。

鉴于数字金融的本质还是金融这一事实,数字金融并未改变传统金融“风险-收益”这一典型特征,虽然数字金融的发展降低了商业银行的系统性风险,但有滋生新的系统性风险的可能,因此有效的金融监管是数字金融健康发展的保障(田野和胡文涛,2024)^[8]。

现有学者对于数字金融和传统金融之间的关系研究成果主要分为以下三类:一是认为数字金融与传统金融存在互补关系。特别地,在银行越集中的地区,数字金融与传统金融之间的互补效应越弱,银行竞争有助于促进二者之间的互补效应(丁杰等,2022)^[9]。二是认为数字金融与传统金融存在替代效应,即数字经济的出现恶化了包括银行在内的传统金融机构的存款结构和付息成本,从而加重了我国商业银行的风险,存在此消彼长的关系(郭品和沈悦,2019)^[10]。三是认为数字金融与传统金融存在竞争关系,具体来说数字金融发展推动利率市场化会使银行通过变通的利率竞争来获取更多的资金(邱晗等,2018)^[11]。

1.2 数字金融指标测度

用数字金融普惠指标代替数字金融,从数字金融覆盖广度、使用深度和数字化程度三个维度构建数字普惠金融指标体系是现有绝大多数文献测度数字金融的方法,也是绝大多数学者认可的测度方法(田学斌和李玉姣,2024)^[12]。除此之外,有少数学者通过提取相关重要新闻和会议,提取与数字金融相关的关键词,与地级市相匹配,将总搜索量作为数字金融发展水平的指标(李春涛等,2020)^[13]。

2 关于数字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研究

2023年10月召开的中央金融工作会议,明确提出“坚持把金融服务实体经济作为根本宗旨”,强调了金融对实体经济发展的的重要性。数字金融已成为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新的增长点(巫泽人,2024)^[14]。钱海章等(2020)认为数字金融的目的在于金融体系通过对数字技术的使用,为实体经济服务^[15]。特别是在当下工业4.0的背景下,随着数字货币加密技术的创新和增强现实技术的发展,我国数字金融系统和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进入“同步”发展时期,数字金融已成为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新的增长点(蒙恬和姚聪莉,2024)^[16]。

2.1 数字金融与实体经济的关系

2.1.1 基于宏观视角

根据现有学者研究,基于宏观视角,数字金融对于实体经济有显著的正向影响(滕磊和马德功,2020)^[17],进一步来说数字金融能够直接促进我国一般和广义层次实体经济发展,而对狭义层次即制造业实体经济的影响并不显著(王儒奇和陶士贵,2023)^[18]。从影响路径来看,数字金融还可以通过改善资源错配、提升协同创新能力、升级产业结构强化宏观实体经济韧性,特别是制造业韧性(林春和赵予宁,2024)^[19],通过推动产业结构高级化和合理化进而释放产业结构红利,进而缩小收入差距,推动经济发展(王兴国和于婷,2024)^[20]。从更细节上来看,数字金融的发展有利于县域第二产业的发展,对县域第三产业的影响不显著(贾子钰和韩廷春,2024)^[21]。

2.1.2 基于微观企业视角

基于微观企业主体视角,数字金融主要通过包含缓解融资约束和提高科技创新水平等路径助力实体经济发展。首先,小微企业是实体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而数字金融通过缓解小微企业融资约束和信贷约束的问题,进而提高小微企业的创业率,创业率的提升是数字金融促进实体企业经济发展的一大重要证据(张勋等,2019)^[22]。其次,数字金融可以通过缓解企业融资约束提升区域技术创新水平,进而作用于企业微观主体,带动实体经济的发展(聂秀华等,2021)^[23]。部分学者在研究数字金融发展对区域新质生产力的影响及作用机制时,发现数字金融发展对企业科技生产力和创新的提升效果更为明显,这说明了数字金融发展对于企业创新水平发展的重要性(朱波和曾丽丹,2024)^[24]。除此之外,数字金融还可以通过提升企业全要素生产率、促进企业共享协调发展和降低企业过度负债推动实体企业发展(左晓慧和钱鹏程,2024)^[25]。

同时数字金融作为调节变量还可以强化宽松货币政策对实体企业“投资替代”动机的影响(冯永琦等,2024)^[26],并且发挥了正向调节数字供应链金融对实体经济技术创新的积极作用(郑华和肖华,2024)^[27]。

2.1.3 数字金融与实体经济的非线性关系

数字金融虽然对实体经济发展具有长期且显著的促进作用,但两者之间还存在双门槛非线性关系(惠楠等,2024)^[28],即数字金融的发展存在瓶颈。同时还有学者借助动态QCA的方法经过研究发现只有当一个区域数字基础设施等数字服务达到较高水

平时,数字金融的辅助作用才可进一步推动新质生产力的创新和发展,进而推动经济发展(胡海晨等,2024)^[29]。经过进一步研究发现,数字金融对大城市的经济发展呈现“收敛门槛”效应,而对小城市的经济发展呈现“加速门槛”(蒋长流和江成涛,2020)^[30]。更具体来说,数字金融对城市群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呈现显著的“U”型路径,即数字金融在初期抑制城市群高质量发展,后期将促进城市群高质量发展(贾洪文和张伍涛,2024)^[31]。

2.2 数字金融与实体经济“脱实向虚”

发展实体经济的当务之急是在“虚实分离”的常态中坚持“实体经济决定论”,因为数字技术作为数字金融的核心发展点,可以同时赋能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结合我国发展实体经济的切实需要,数字金融必须立足于服务实体经济,避免“脱实向虚”(陈雨露,2023)^[32]。

企业金融化是经济“脱实向虚”的微观表现和重要方式,具体是指企业在资产配置中更多的将资源配置在金融资产,而非主业资产(戴贇等,2018)^[33]。在直接融资方式缺乏的情况下,经营风险越低的企业会持有更高比例的金融资产,虽然实体企业通过短期金融资产投资在短期可以提升企业经营业绩,但从长期看会显著抑制企业进行技术创新的动力(王红军等,2017)^[34]。

在传统金融模式下,虚拟经济对实体经济的冲击反应具有“挤出效应”,即虚拟经济逐渐脱离实体经济,呈现虚实背离的特征(苏治等,2017)^[35]。而随着数字金融的深入发展,在制造业企业中,数字金融带来的企业“脱虚向实”的负面效应并不显著,甚至对实体企业金融化具有一定的抑制作用(钟凯等,2022)^[36]。熊家财等(2024)则通过构建企业层面脱虚向实连续性指标VTR及虚拟变量VT_R_DUM,重点研究了数字金融与企业脱虚向实之间的关系,证明了数字金融有助于促进企业脱虚向实,进而助推企业主业发展^[37]。此外,还有一部分学者认为数字金融作用下的企业并未“脱实向虚”或“脱虚向实”,而是处在“虚实互补”阶段(乔彬等,2024)^[38]。

2.3 数字金融的空间特征

随着数字金融的发展,市级数字普惠金融指数逐渐向省级指数靠拢,呈现收敛特征,这说明了数字金融发展对于缓解省内经济发展不充分和不平衡起到重要作用;但是数字金融在现实中不能真正摆脱地理限制,即数字金融发展具有空间集聚性(郭峰等,2020)^[39]。

从更具体方面来看,数字金融的发展缩小了县域的贫富差距,进而实现了县域经济的包容性增长(张兴祥等,2024)^[40],但基于更高层次的宏观层面,数字金融发展仍具有区域发展不平衡性,这说明数字金融发展具有地理范围限制(宋玉臣和王颖,2024)^[41]。

2.4 数字金融与微观家庭

数字金融虽然激发了更多的消费性金融需求,但随着数字金融的发展,数字鸿沟的出现是无法避免的,它普遍拉大了居民

的收入和消费差距,提升了贫困发生的概率、加深多维贫困程度,进而加剧社会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呈现出明显的马太效应(王修华和赵亚雄2020)^[42]。基于微观家庭视角,数字金融发展存在结构性问题,换句话说数字金融在微观家庭同样存在最大地理影响距离,数字鸿沟会使得位于贫困线附近的居民享受不到数字金融的发展而愈加贫困(何宗樾等,2020)^[43]。

2021年我国取得了全面脱贫,数字金融是否会影响脱贫返贫现象产生的研究显得尤为重要,在此背景下,经研究发现数字金融对家庭贫困脆弱性起到显著的减缓作用,这说明了数字金融在防止返贫方面具有显著作用(张兴祥等,2024)^[40]。

除家庭贫困研究外,朱波和裴珊(2024)发现数字金融素养的提高能够显著增强家庭金融韧性,增强家庭的金融抗风险能力^[44]。

3 文献述评

基于现有有关数字金融以及实体经济发展等方面的文献梳理,数字金融可以概括为一种依靠数字技术为消费者提供的新型金融服务。本文发现现有学者大多将数字普惠金融将数字金融的概念等同起来,并运用北大数字金融普惠指标代替数字金融测度指标。

现有文献对这两方面的研究概括来说主要分为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从宏观来看,数字金融可以促进宏观实体经济的发展,也有利于制造业的结构升级、强化制造业的抗风险能力;从微观来看,现有文献已探索出数字金融通过包含缓解融资约束、提高企业创新水平和提高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等多条路径来助力实体企业的发展。更深入地来说,数字金融在长期会促进实体经济的发展,但由于数字金融与实体经济的发展存在非线性关系,即数字金融在发展到一定程度时,在短期可能会出现发展瓶颈甚至抑制实体经济的发展。需要关注的是,由于数字金融可能会滋生其他系统性风险,因此金融监管是数字金融助力实体经济发展的一大保障。

除以上的基础研究外,数字金融是否能帮助实体企业“脱实向虚”也是众多学者关注的一大问题。在传统金融模式下,企业融资以间接融资为主,较高成本的融资成本使得企业的投机动机更重因而呈现出实体企业“脱实向虚”的问题;但随着数字金融的发展,企业融资约束得到缓解进而使得实体企业更多转向主业发展,“脱虚向实”的问题逐步得到缓解。

最后,数字金融的空间研究说明,在地理环境限制作用下,虽然数字金融服务的辐射范围有限进而呈现出集聚效应,但在有限范围内缓解金融发展的不平衡性,而数字金融与微观家庭之间的研究所呈现出来的马太效应也更进一步说明了数字金融的空间特征。

后续有关数字金融和实体经济的研究可以重点关注,数字金融是否会对实体企业产生马太效应,以及相应的影响机制和缓解路径。

[课题项目]

2024年度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西部和边疆地区项目

(24XJA630005); 中国商业统计学会2023年度规划重点课题(2023STZB08); 陕西省教育科学“十四五”规划2025年度课题(SGH25Y2583); 2024年陕西科技大学研究生课程建设项目(KC2024Y12); 陕西科技大学研究生课程建设项目(KC2025Y01); 2024年国际化教育教学改革研究项目(13)。

[参考文献]

[1]边万莉.做好数字金融大文章要人才、数据“两手抓”[N].21世纪经济报道,2024-12-03(007).

[2]BETTINGERA.Fintech:a Series of 40time shared models used at manufacturers hanover trust company[J].Interfaces, 1972(4):62-63.

[3]郑强,胡明茜.数字金融赋能新质生产力发展:理论逻辑、现实困境与突破路径[J/OL].改革,1-12[2024-12-04].

[4]马春阳.数字金融高质量发展迎来路线图[N].经济日报,2024-12-06(007).

[5]唐松,伍旭川,祝佳.数字金融与企业技术创新——结构特征、机制识别与金融监管下的效应差异[J].管理世界,2020,36(05):52-66+9.

[6]王定祥,胡小英.数字金融研究进展:源起、影响、挑战与展望[J].西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3,49(01):101-110.

[7]张雪琳.数字普惠金融、颠覆式技术创新与经济双循环[J].统计与决策,2024,40(20):141-146.

[8]田野,胡文涛.数字金融发展、影子银行消弭与系统性风险防范[J].当代经济管理,2024,46(12):87-96.

[9]丁杰,袁也,符号亮.金融减贫:数字金融与传统金融的互动关系及相对重要性分析[J].国际金融研究,2022,(09):14-24.

[10]郭品,沈悦.互联网金融、存款竞争与银行风险承担[J].金融研究,2019,(08):58-76.

[11]邱晗,黄益平,纪洋.金融科技对传统银行行为的影响——基于互联网理财的视角[J].金融研究,2018,(11):17-29.

[12]田学斌,李玉姣.数字金融赋能京津冀产业结构升级:内在机制与实证检验[J].经济与管理,2024,38(06):1-8.

[13]李春涛,闫续文,宋敏,等.金融科技与企业创新——新三板上市公司的证据[J].中国工业经济,2020,(01):81-98.

[14]巫泽人.以变革之力答好数字金融“压轴题”——关于《数字金融变革:政策引领与学术启示》一书的启示[J].管理世界,2024,40(11):231.

[15]钱海章,陶云清,曹松威,等.中国数字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理论及实证[J].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20,37(06):26-46.

[16]蒙恬,姚聪莉.数字金融与实体经济高质量耦合协调发展的统计评价[J].统计与决策,2024,40(08):150-155.

[17]滕磊,马德功.数字金融能够促进高质量发展吗?[J].统计研究,2020,37(11):80-92.

[18]王儒奇,陶士贵.数字金融能否赋能实体经济发展:机制分析与中国经验[J].当代经济管理,2023,45(07):71-82.

[19]林春,赵予宁.数字普惠金融对制造业韧性的影响研究

[J].湖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4,27(04):73-84.

[20]王兴国,于婷.数字普惠金融、产业结构升级与城乡收入差距——基于中介效应和门槛效应的实证检验[J].东岳论丛,2024,45(11):129-138+192.

[21]贾子钰,韩廷春.数字普惠金融对县域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J].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学报,2024,26(05):32-46.

[22]张勋,万广华,张佳佳,等.数字经济、普惠金融与包容性增长[J].经济研究,2019,54(08):71-86.

[23]聂秀华,江萍,郑晓佳,等.数字金融与区域技术创新水平研究[J].金融研究,2021,(03):132-150.

[24]朱波,曾丽丹.数字金融发展对区域新质生产力的影响及作用机制[J].财经科学,2024,(08):16-31.

[25]左晓慧,钱鹏程.数字金融发展、金融错配度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J].经济问题,2024,(11):51-59.

[26]冯永琦,张浩琳,倪娟.实体企业金融资产投资动机:货币政策异质性影响与数字金融调节效应[J/OL].中国工业经济,2024,(02):118-136[2024-12-04].

[27]郑华,肖华.数字供应链金融与区域技术创新——基于数字金融的调节效应[J/OL].新疆社会科学,1-16[2024-12-11].

[28]惠楠,王欣,李金克.新质生产力背景下数字金融服务实体经济效应与机制研究[J/OL].重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19[2024-12-04].

[29]胡海晨,赵瑞彤,杨濛,等.数实融合演进中新质生产力发展路径——基于动态QCA的分析[J].科技进步与对策,2024,41(22):37-47.

[30]蒋长流,江成涛.数字普惠金融能否促进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基于258个城市的经验证据[J].湖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23(03):75-84.

[31]贾洪文,张伍涛.数字金融与城市群高质量发展——基于“U”形关系的解释[J/OL].甘肃社会科学,1-9[2024-12-11].

[32]陈雨露.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发展的理论探索[J].经济研究,2023,58(09):22-30.

[33]戴贇,彭俞超.从微观视角理解经济“脱实向虚”——企业金融化相关研究述评[J].外国经济与管理,2018,40(11):31-43.

[34]王红建,曹瑜强,杨庆,等.实体企业金融化促进还是抑制了企业创新——基于中国制造业上市公司的经验研究[J].南开管理评论,2017,20(01):155-166.

[35]苏治,方形,尹力博.中国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的关联性——基于规模和周期视角的实证研究[J].中国社会科学,2017(8):87-109+205-206.

[36]钟凯,梁鹏,王秀丽,等.数字普惠金融有助于抑制实体经济“脱实向虚”吗?——基于实体企业金融资产配置的分析[J].国际金融研究,2022,(02):13-21.

[37]熊家财,刘充,欧阳才越.数字金融如何服务实体经济:来自企业主业发展的证据[J].会计研究,2024,(04):178-189.

[38]乔彬,申钰晴,赵广庭,等.数字金融与企业金融化:“脱实

向虚”还是“脱虚向实”?[J].财经理论与实践,2024,45(06):19-26.

[39]郭峰,王靖一,王芳,等.测度中国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指数编制与空间特征[J].经济学(季刊),2020,19(04):1401-1418.

[40]张兴祥,温沁妍,史九领.数字普惠金融的动态减贫效应与作用机理——基于县域层面数据的实证分析[J].学术研究,2024,(11):92-99.

[41]宋玉臣,王颖.数字普惠金融区域发展不平衡性的实证测度[J].统计与决策,2024,40(21):150-155.

[42]王修华,赵亚雄.数字金融发展是否存在马太效应?——贫困户与非贫困户的经验比较[J].金融研究,2020,(7):114-133.

[43]何宗樾,张勋,万广华.数字金融、数字鸿沟与多维贫困[J].统计研究,2020,37(10):79-89.

[44]朱波,裴珊.数字金融素养对家庭金融韧性的影响及其机制研究[J].中国软科学,2024,(10):56-67.

作者简介:

石乘齐(1978--),女,汉族,陕西西安人,博士,陕西科技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技术创新经济及管理、创新与创业管理、创新金融等。

何红霞(2002--),女,汉族,浙江台州人,陕西科技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在读硕士,研究方向为金融。